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woman with blonde hair wearing a large, wide-brimmed hat with a purple band and a reddish-brown dress. She is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green leafy branches with small, light purple flowers. The background shows a light blue sky and some green foliage.

Sweden

看得见的湖声

瑞典故事之一

王晔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weden

王晔 著

看得见的湖声

瑞典故事之一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看得见的湖声：瑞典故事之一 / 王晔著. -- 北京：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5
ISBN 978-7-108-04060-2

I. ①看…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3583号

责任编辑 吴 彬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5月北京第1版
201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0.375
字 数 266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35.00元

序

李皖

王晔写得很静，很慢，那良好的心。

初认识王晔，是十六岁的小姑娘。复旦园里同学四年，心思纯净，人情世故比别人知道的少，偏偏又是交游广阔的。后来我总结，王晔是那种很慢的小姑娘，我也是很慢的，所以我能理解王晔的慢，但王晔比我还要慢得多。她最惯常的状态，是不懂，左想右想就是想不明白，偏偏又是想弄明白的。别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觉得就是如此嘛，但她左看右看，怎么都没看出“就是如此”的道理。

我想，这是一种童年的异常状态。童年的理解力，其实是很幼稚的，尤其是为人处世，人世、生死、爱憎、善恶、时空……每个人都对此动过念，但其实是想不清楚的，但许多人也就长大了，囫囵着过去，因为人会模仿、从众，不明白的事也就不想了——看看，周围的人、前面的人，都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到了某个年龄，整个世界都像在催促你，你自己都觉得，哦，是该明白了，瞧，周围的人都明白了。

但王晔直呼：不懂，不懂不懂！她把还是童年的状态一直带着，带进了青春，带进了成年，她还在看，不明白。

再见到王晔，二十年后，我非常惊讶。我以为王晔是缺乏洞察力的，但是，她好像比我们都洞察的清晰。人情冷暖，世间见

闻，往事近事，一件一件，清清楚楚讲出来。其间各人的言行举止、表情样貌，纤毫毕现，不含糊，像一台摄影机。

慢，不懂，静，干净，似不起波澜的镜子，却具有那些懂的眼睛所没有的还原能力。

她还是说不明白，常挂在嘴边的词，还是“不懂”。但我们看不见的，她看见。一丝一扣，每一个细节，真切透亮。从王晔身上我明白，我们的聪明和理解力，是假的，许多时候我们看明白的，只是自己的理解力，一种无比强大的、我们自己也对抗不了的心影，对事物内外予以透射、覆盖、抽取，含糊过去，“就是如此”。心若妄动，那一颗心也便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在王晔笔下，那难以说清的、那不能言说的事，一次次现形，每每令我惊心。它们的结局总是很意外，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一再想猜测结尾，但是，猜不到，因为这不是王晔设计的，而是世事的本来——多样而无常。有时猝然结束，那么突然。有时拖得很长，没完没了。有时不结束，但也还是结束了，断裂在那儿。无一例外，它们都让我震动，半天回不过神来。

说到底，这都是些太细琐的事，一般人，眼睛照一下，也就忘了，习惯性地忽略。自然的响动，生活的微小变化，心念中偶尔泛起的涟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代一代重复，本无什么稀奇。但王晔不，总还觉得它不可思议，无比古老，却时时醒觉。轻微地触动，绝对不会像地震，却从地心隐隐传来，让你知道它深邃、持续、恒久的牵扯。它们产生出一系列微妙而美丽的波影，每每让我在心里惊叫起来。如果这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注定消亡，这一切，我还是喜欢。

这样很慢的人，还附带地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文体家。我时常在心里犯嘀咕，这些无法讲述的讲述，这些难以成文的成文，她怎么就讲成了、写成了呢？好像全不费力，本来如此？那真是些不能讲的东西，意思都在里面，但就是说不出。不信你试试，读完了，看能不能复述。它们是无法复述的，并且终究，也不能够

真正地讲明白意思。

这一次，王晔写的是瑞典，思而肯，她现在久居的地方。在我眼里，它与扬州、上海、日本——王晔以前待过的地方，没什么两样。太阳照常升起，人世作息依然，有些事不过平平常常。平平常常里，却有一种神秘，本体的神秘。最终，有些事，基本的东西，是我们难以说清楚的，更别说懂。我们懂得什么呢？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武昌东湖边

目 录

Contents

序 1

故乡遍地苹果花 1

提尔达的木屋 14

松斯莱特的静和动 24

突如其来的踪迹 28

Two minutes (两分钟) 32

一个人，三只猫 34

马太太和狗太太 47

蜜雪柳丝外传 48

哦，菟娃，我的菟娃 51

斯万的苔丝 60

巫女爱娃 64

耳朵里的身份号 66

坐轮椅的一匹马 67

瑞塔的蔬菜屋 70

老幼童 74

马汀的闪电 77

仲夏节前夜的波雅 83

卡琳入“苹果园” 87

马库斯返校 90

马库斯的初恋	95
十九岁的政治犯	99
湖上木码头的黄昏	102
来接受玛的彼得	105
莉迪娅的马	107
我和牛群	119
雷	125
乌索特的移民	128
三人碑	131
乌索特的安琪儿	134
红腹灰鸟	138
爱	155
佩尔的糖	157
读你	159
鸟去鸟来湖色中	161
秋夕野鹅	168
叫“卡六安”的树	169
呼吸的石头	172
思而肯桥	179
肖子	184
画框里的早晨	186
新年第一课	187
第十三日的脚印	189

幻觉	191
春天的野草地上	193
柴与火	197
和她在一起	201
野猪	203
岛上的狩猎	207
渔钩在我嘴里	212
一生为狐	213
秋日和	215
私会康特莱拉	217
初秋	219
仰首望飞鸿	221
蜘蛛无处不在	258
那些神也不知的细节	260
坚信礼	261
断交	263
被迫的生意	267
丢船	272
爱琳	275
托莎托普的约翰森兄弟	278
拉塞名叫埃瑞克	287
《维克萧报》的结婚特刊	289
维末比最后的周末	293

斯德哥尔摩的街道 300

海上白蝴蝶 306

在奇威克海边 308

君王铃兰 310

一棵倒挂的苹果树 314

泥臭 316

跋 318

故乡遍地苹果花

如果问思而肯人，世界的中心是什么，如果他们的心会说话，那颗心一定会说：奥斯南湖。奥斯南湖不能出现在世界地图上，即便是在瑞典地图里，奥斯南也小得难以辨认，但对思而肯人来说，奥斯南可能就是一切。

比如思而肯东北角有块地方叫波阳，那里的居民文森特，一辈子在波阳这地方成长、结婚、工作。他觉得他是地道的当地人。文森特不愿意和曾周游他国、如今落叶归根的老邻居多说话，他觉得那样的人不务正业。正业是什么，就是安分地守着祖上传下的农庄，种地植林。文森特过五十岁生日时，从儿女那里得到一份礼物。从此以后，他时常把它穿在身上，一件普通的T恤，却让文森特喜不自禁。那T恤的胸前是有一行字的：“旅行真快活，最好是波阳。”这话从一句瑞典谚语化出来，是说出门旅行真开心，但回家的感觉更好。文森特觉得，金融危机也好，全球化呀，农村人口过疏也罢，思而肯是有奥斯南的，不怕，总会有办法！办法在哪里？兴许叫奥斯南的这片湖比谁都聪明呢。几代思而肯人，几百年了，不也都靠着这片湖活过来了。“我总觉得，我们有奥斯南。跟别处到底是不一样的。”文森特说。

文森特有些保守，但细细想来，他说的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斯莫兰是曾经贫穷的国家瑞典的一个贫穷的省份。这里森林



瑞典南部斯莫兰省的徽章

茂密，耕地稀少，即使有，地里也布满了石头，很难在传统的农耕上有大的发展。加之十九世纪教会传统势力的压迫，很多农民到美国的新大陆去谋求生存。同处斯莫兰省的科诺北地区，是距离思而肯只有半小时车程的地方，就有过很多人移民新大陆。思而肯的历史上却总共只有两个男子加入了这个行列。思而肯也没有像同省同地区的另一些地方那样，折腾出自己的企业，做大生意。比如在上海都开展了业务的玻璃制造业考斯塔博达，和全球家具业大王宜家。说起思而肯，

人们都点头说，哦，那里都是些隐居的小地主。

思而肯是有些不思进取的，是有些小乐惠的。思而肯的小地主有一点傲气，觉得自己和城里的工人到底不同，是有些薄产的，因为做点小生意，也和各色人等有接触，不是一点不见世面的。思而肯能小乐惠，有一个原因，就是奥斯南。

奥斯南湖里有很多鱼，打鱼自己可以吃，也可以换来些钱。因为有这么个湖，思而肯的温度比其他周边地区要温暖潮湿，适宜森林，也适宜苹果和草莓生长，思而肯就成了苹果和草莓之乡。思而肯的每个农庄都有果园，有草莓田。男人们去湖里打鱼，去森林狩猎，去种树；女人们看护孩子和牛羊，烧饭做家务。十七世纪就有苹果生长，十九世纪末，苹果园开始在这里蔓延，奥斯南湖苹果生长带甚至延伸到乌索特镇的其他一些区域。

在行政上，很久以前，思而肯有过直属维克萧市大教堂的历史，后来划归乌索特教区。从思而肯和奥斯南蔓延开来的苹果生产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给乌索特诞生过苹果节。那时，瑞

典全国的人慕名来到乌索特。乌索特镇中心的一些地名至今残留着苹果的味道。比如，做老人院的那幢房子，还被冠名为“苹果园”，本来那块地盘是人们交易苹果的地方。那附近过去有过几家店面，专卖苹果酱、苹果汁。这里曾停留过多少车马呀，乌索特苹果很快就被外地人一车车地拉走了，拉到其他省市。见过那场景的思而肯人都说，那可真是黄金时代！在城里的集市上，卖苹果的人在摊位前竖一块“乌索特苹果”的牌子，是可以保证销得快的。



乌索特镇《地方大事记》上的思而肯岛图案

不过，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回头了。这种地方性的果酱生产、苹果收购越来越竞争不过大公司，何况还有来自外国的竞争。苹果生产的投入与得到的产出之间，比例太不协调，现在种苹果的人所剩无几了。

但是，从不同的方向驶进乌索特界内，路边的指示牌不是像别处通常所做的那样，画一个有尖顶的教堂，而是画着一个圆圆的大苹果，上面写着“乌索特”。乌索特人把苹果看做这里的文化风景，拿它当做了地方的标志。

在思而肯和奥斯南苹果带，果农虽说屈指可数，苹果树还在。春天，苹果树底下开始有小花冒出来，三月里是白色的雪点，四月里有黄色的水仙，五月里出现蓝色的勿忘我。苹果的枝干也透出紫红，然后泛绿。枝干上开始冒出红色的尖头。小小的叶芽儿，小小的花骨朵儿。苹果树旁边的石头也开始绿和湿润了。

五月中旬的花季，最适宜在思而肯或乌索特乡间的奥斯南沿

湖带开车兜风。到处都有石头围栏，到处都有红色或黄色的乡间房子，在石头和房子之间，到处都有苹果树和苹果花。房子两边的田里，一排排的苹果树连成果园。粉色的苹果花在路的两边荡漾，车是穿行在花的粉白的湖水里的。天是蓝色的，知更鸟和燕雀在高处鸣叫，蜂和蝶在低处回旋。路边的苹果花，沿着土坡，一排一排，有的一直开到低处的湖水边。

不过，依我看，所有美丽的园子都比不上一家依山傍湖的苹果园生的俏。这园子说来有了年头。在十七世纪就有了最早的野苹果。人与动物都帮助苹果播种，然后，农人们利用嫁接，让这里的苹果树越生越多。这园子不像其他苹果园那样，果树整齐划一地排开。它是自然的，苹果树大多不是种下去的，而是野生，然后才被嫁接的。它们是自己生长在自己的家里。每棵树姿态相似又各异，不是排着队的，而是按最舒畅的姿势各自立在最适合自己的地方，高高低低，前前后后，不中规中矩，却错落有致。苹果树下有小小的花朵，先是白色的银莲花，浅蓝的獐耳细草，然后有黄色的黄花九轮草，蓝中泛紫的勿忘我，还有蕨叶长得绿油油的。野草莓星星点点地在，有的地方飞来一棵樱桃花。大大小小的岩石，仿佛是特意被人堆在这里的，正好可以供人拾阶而上，或让人小坐观景。有些石头光滑透明，有些则布满青苔。青苔，厚薄不同，长短不一；长的似须，呈鹅黄色；短的如针，是青绿色的。青苔有的很干，如织毯一样，有的则微微润湿。人跑到这里，稍稍有些不安，觉得自己是惊扰了一个自然的花园，这是植物自己的王国，而王国的名字就是苹果，因为这里有成千的苹果树。

不，这自然的园子其实也还是人工的，它是人工保护下的自然。春天嫁接，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剪枝都是人工干的。住在这里的人家姓埃尔曼，在此地已劳作了四代。爷爷尤斯塔七十八岁了，他教会了儿子安德斯。安德斯四十岁，孙子西蒙七岁。他们家堪称乌索特和奥斯南最后的苹果家族。小西蒙开始流

露出被祖父辈们培养出的兴趣，学习苹果园的农活儿。将来的他究竟走什么路，是否一定能承接果园，当然是很难说的。

埃尔曼家的果园是高低起伏的，最高处好比一个小山头。在起伏中看见波动的湖水，奥斯南湖在园子的两边，也在园子的脚下。在苹果花中走，明明看不见其他的人，却听见人的笑语，那声音似近还远，悠悠的，脆脆的，有些回音的神秘，不由得回头四望，以为遇到了苹果仙子呢。仔细辨别，才明白那声音是从湖上顺着水和风飘过来的。

五月的苹果花开在每家的果园里、院子里，也开在每家的花瓶里。每次从树枝上用钳子剪下几枝最漂亮的花枝来，总有点下不了手。有城里朋友来，要带几枝走，她们仰着脖子指手画脚，说，那一枝，那一枝。她们选择有着红红的鼓鼓的花骨朵、充满了热情、呼之欲出的。她们抱了个满怀，“再拿几枝，反正这里多着呢。”当然，多着呢，我家虽不是果农，院子里也有几十树的苹果花呢。

每一朵开花处，本来是可以生出苹果来，被剪下来，就断送了生长结果的机会。不过，结了果，终究也难免会烂在地里，或只给三心二意的鸟儿啄两口就抛弃掉。而最美的花，往往最先遭到折枝的命运。我有这样发呆的时候，觉得花还是在开在树上最合适。

不过，原先住在思而肯，如今搬到了城里的老妇人，都喜欢得到一两枝思而肯的苹果花。这些老妇人们都在八九十岁，住在老人公寓。春天里，在花瓶里看思而肯，是她们的一个念想。护士来问安，说，“呵，你有苹果花呢！”老妇人腼腆地、故作谦虚地微笑，但还是开了口：“是思而肯的苹果花，是从老家院子里来的！”思而肯好比金字招牌，护士不由得把花赞一遍：“怪不得这么漂亮！”一半是哄老太太开心，一半也是实情。这样的老妇人中，有已经失明的九十二岁的乌拉。她喜欢有几枝这样的花插在房间里，早晚叫护士拿给她，闻一闻。偶然，空气里飘来一阵香，

乌拉平静的脸突然就有了反应，她坐在并不需要电灯的地方的阴影里，一个人扑哧一声，调皮地笑了。“苹果香，”她自言自语。至于视力好，身子骨也好的八十五岁的玛格雷塔，她要自己动手把苹果花的树皮削掉一层，她做的比谁都熟练，是在思而肯的岁月里做惯了的。然后她找出一个大肚皮、中口的铁罐，放进所有的花枝也不乱。铁罐的体积、颜色把粉色的花枝配得古雅、沉稳。唯其削掉一层树皮，才可以让树枝吸到足够的水。这是玛格雷塔的经验。不过，就算如此小心，花瓶里的水，当晚就不透明，而是有些生锈了的；到了第二天，花瓶底下的亚麻桌布上就有洒落的花粉；再接着，就开始有花瓣也落在桌布上。

苹果树开花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什么人来树下赏花。不像日本，一到梅花或樱花的开放时节，人们习惯于呼朋唤友，结伴看花，称为“花见”。那时，一定是人比花多。去得太早，花还没开，花开时节，只有看人。人流推着人流走，想多停留一刻都难。这里，没有人来打扰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苹果节里，据说是有很多观花者的。但即便如此，也不可能造成人比花多的现象，瑞典全国的总人口数到如今也不过和东京一个城市的一般多。

一亩亩的花田里，有几头黄牛躺在石头边的草地上。看得见一辆红色的拖拉机停在附近农场的院子里。人，看不见，但还能感觉到。因为院子清清爽爽，草割得齐整。院门口的石墩上搁着迎客的新鲜的盆花。二层楼房的窗口里，都飘着蕾丝的白色窗帘。没有人，尤其没有孩子们在园子里奔跑，没有他们朗朗的笑声，而这些在六十年代可都是有过的。那时，每个农庄都有一对当家的青年夫妇住主房子，他们一般有三个孩子。一对老年夫妇，是男方的父母，退居二线在小房子里赋闲。另外，还有些季节帮工。现在，每个农庄通常只住了一两个中年或老年人，或干脆空无一人。只有苹果花，一如既往地，怒放，怒放，怒放。

苹果花虽说开得热闹，花期并不长。五月中旬，苹果树的枝干上打起骨朵儿。这个时候，就要密切关注了，苹果花会在一两

天内突然地开放。花骨朵一点点突出的时候，早晨推开门，推开窗，踮起脚尖，深深地呼吸，不由得叫出声来：“能嗅到苹果的味道呢！”苹果花以粉色为多。粉红的苹果花初时明明是艳红的花骨朵，渐渐开放中，褪成粉色，一天一天的日子后，竟越来越白多粉少。也美，到底有掉了颜色的可惜。当那份白也开始不那么新鲜时，苹果花就随风飘落了。苹果的花期也就是一两周呢。

白色的花瓣，被风卷下枝头，落在树下的石头上，那些斯莫兰省地里常见的青灰色石头。石头高出地面一两米，积着绿色的青苔。白色的花瓣洒在绿色的青苔里，青灰色的石头是个古朴的画框，装饰出最后一幅苹果花的图画。花，留不住的。当奥斯南湖水的上空开始划出一道闪电，在大地的某处打开一声响雷，整个奥斯南在灰暗的静寂中摇曳，湖中小岛上的鸟儿早躲起来了，湖边吃草的牛也一声不吭地挺直了腰，挤在一棵橡树底下站着。湖上一片烟雨蒙蒙。在一夜的雨后，苹果花说走就走了。

人们并没有太伤心，或许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或许是因为他们要接受的并不是虚空。在花开过的地方，不久，小小的青苹果结出来了。小苹果越长越大，有些都能把树枝压弯下来，花可是从来没那么沉的。

到了六月，果农开始磨刀霍霍。在奥斯南湖区的很多地方，果农还是不厌其烦地采用手工割草，这是来自旧文化的一种习惯。有时，相识的乌索特奶农会牵几头牛从奥斯南湖上涉水而来。小船装不下笨重的牛，牛鼻子被船上的人牵着，牛就自己泅水，一路跟着。一抵达果园，它们一边蹦跳着上岸，一边发出兴奋的哞哞声。一片花的波浪，上千株苹果树，五六只吃草的牛在树底下。牛通常是静静地，但它们偶尔也奔跑起来。身体重，一脚能踩下一个深陷的大脚印。牛蹄子上拖泥带草，很不利落。

牛吃草是辅助性的。主要还靠果农割草。割草用的镰刀有长长的钩，好比拉长了的月牙儿。看果农用镰刀，一挥手，就倒下一片草，煞是风光。我去试过，不行，我用足了力气也只能将草